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女娲山》第八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楚风

[单位]

[摘要] 随着上边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的贯彻落实，解景占已被作为错案而获释。他出狱后，在家养病，四门不出。春节期间一家人欢聚一堂，庆祝大难不死，重获自由。他一边拉着二胡，一边唱着峡北名曲《叨鹌鹑》。他还录了盘磁带，没事了就跟着录音机学唱。

[关键词] 《女娲山》;第八章

随着上边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的贯彻落实，解景占已被作为错案而获释。他出狱后，在家养病，四门不出。春节期间一家人欢聚一堂，庆祝大难不死，重获自由。他一边拉着二胡，一边唱着峡北名曲《叨鹌鹑》。他还录了盘磁带，没事了就跟着录音机学唱。一天，申阁剑、汪书载、银丈巨一同来到解景占家里看望他。他先寒暄了几句，哑口不提过去的事。后沉默良久，突然站到几个朋友中间扭着屁股唱起来：有一宗事儿，能消遣，能解闷儿，并且最容易生气儿。闲下无事，坐在茶馆内，呀！那厢走过来一个耍公子儿，看年纪大约有二十几岁儿，右手边拎了个鹌鹑布袋儿。你们瞧吧，布袋上可有些好摆事儿，南竹圈透花格，圆圈刻的尽是八仙儿，寿星老骑个梅花鹿夹根拐棍儿，挂个葫芦是黄里还带穗子儿，葫芦里跑出来一股气儿，共飞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黑蝙蝠儿。……解景占唱着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出来……我们太幼稚了！”他哭着说，“那真不是开玩笑哩，死几死呀，死几死呀！阁剑哪，书载哪……死几死呀，死几死呀！”申阁剑、汪书载经不住解景占一哭，也都流出了眼泪。只有银丈巨木讷地坐在那里没有眼泪。解景占哭过后，大家都不想再提这事，便默默地离开。过后银丈巨对申阁剑说：“老解真是胆小鬼，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申阁剑对解景占的表现并不感到奇怪，他刚出狱时也是这种心态。而现在已经不再仅仅为自由而满足了。学大寨专业队解散后，土地开始承包到户，社员们在农忙之余可以外出做点生意，自由自在地到处乱跑，大队和生产队也不管了。他感到有时闲得难受，便开始读书，想学习写作，但由于经济上特别困难，周洁珍总是想让他和村民们一块出去搞点副业，挣点零花钱。他又不愿出苦力，他们为此经常发生冲突。一天，他正在屋里写读书笔记，孩子在院里哭了起来。“阁剑，你能不能抱抱孩子！”周洁珍生气地说。“好，我把这篇笔记写好就去。”“哎呀呀！”周洁珍把孩子抱到申阁剑跟前，把嘴向上挑着，鼻子抽成一个小疙瘩，两眼斜视着他：“我们连盐都没的吃，还看啥书，写啥文章！真可笑哇！听听人家邻居们咋评价你！”这时她本来就高的两个颧骨显得更高，鼻脸洼凹得更深。她把孩子往申阁剑身上一扔便出去了。到了院里还在嘟哝着：“你看人家老井，拉一车子石头也能挣个三块五块，大钱挣不来，小钱又看不到眼里，光想些五大八大的事，这咋能过得成？”周洁珍的表情使申阁剑的心像掉进凉水盆一样！他想，天哪！原来她一点也不了解我，怎么能拿老井和我相比呢，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她和我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不，洁珍是我的恩人，我不能贬低她！”这时申阁剑立即对自己说。申阁剑抱着孩子来到院里，他有意让孩子去逗他母亲，他不愿惹周洁珍生气。他知道她性格倔强，记得两年前他们刚结婚时，他曾在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小木箱中发现了一小瓶1059剧毒农药。他当时吃惊地问她收拾这东西干啥，她说前几年在娘家受哥嫂们的气，经常想自杀，申阁剑把那瓶农药倒进了村子中间的一个大粪池里。一年多时间药气还没有消失。孩子并没有把周洁珍逗乐，她始终板着脸。申阁剑似乎明白了什么，自从有了孩子后，他几乎没有看到过周洁珍的笑脸。他开始有种不好的预兆，他对自己说道，难道我看点书有错吗？难道我和老井一样你才满意？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看你的黑脸吗？是的，现在自由了，结婚了，儿子也有了，但这就是人生的一切吗？人生的价值就是这些了吗？如果把自由当作目的，有了自由便什么也不追求了，那么和动物有什么区别？现在不学大寨了，没有反革命分子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也都摘帽子了，人们都自由了，我和他们有啥区别？难道人生栽一个跟头就什么也不敢过问了！洁珍哪洁珍，难道我们的婚姻是一场错误的婚姻？申阁剑希望周洁珍理解他，他说：“宁可过苦日子，我也不愿这样毫无目标地混下去。我得挤出时间看书写东西。”“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周洁珍说。她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不愿日子过得比别人差。“我们要有米下锅，有钱买菜，买盐，给儿子买衣服，我只知道天天要吃饭、要穿衣的现实，不相信你那遥远的美好理想。别说实现不了，就是能实现，也不知到猴年马

了，到那时一家人早饿死冻死了！”她说着哭了起来。申阁剑和周洁珍经常争论不休，丈夫要往妻子那现实的头脑里注入理想，妻子要把想入非非的丈夫从理想中拉回现实来。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矛盾越来越尖锐。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晚上也很少睡在一张床上，美好的夫妻生活已成为往事。拉石头砍柴之类的粗活申阁剑不愿去干，而建房盖屋之类的技术活他又不会干。他刚出狱时学了半个月木匠，还没入门便放弃了，他实在找不到挣钱的门路，只好又拾起绘画的本领，背上颜料、画笔和纸，上山下乡一家一户给人家画老虎挣钱。他照着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一幅《虎啸图》临摹了一百多遍，画出的老虎猫不像猫，虎不像虎，狗不像狗。他一个月卖不出几张画。只是他能当场作画，吸引了一些村民围着看，他们出于好奇才买他的画。他带着玻璃罩煤油灯，晚上住在哪里便在哪里写心得，后来干脆写起小说来，不仅语句不通并且纯是些胡编乱造的虚假东西。一天，申阁剑满怀信心地把自己写的那些小说拿去让银丈巨看。“你看我写的这些小说能不能发表？”申阁剑故意很谦虚地说。银丈巨看了几页往申阁剑怀里一扔气愤地说：“狗屁一堆，都是扯淡，一辈子也成不了名！”申阁剑被银丈巨这一瓢冷水泼得从头顶凉到脚后跟儿。后来申阁剑也感到自己写的东西没味拉水的，就把多余的时间多用在读书上。平时只是写些日记或读书笔记。这一年的冬天，申阁剑的父亲因病去世。买棺材需要三百元钱，他几乎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个遍，除了银丈巨把仅有的二十八元钱借给他外，其他亲友连一元钱也没借给他。申阁剑的母亲哭着说：“我对你说过多少回要早做准备，你全当耳旁风，卖画挣那几个钱，你不听话，又把它借出去了，到这个时候要也要不回来，借也借不来，这可咋办？”她叹了口气说，“哎，人家有不如自己有，自己有不如怀揣着走。”“妈你放心，我有办法！”申阁剑蛮有把握地安慰母亲道。申阁剑向卖棺材的木工厂反复求情，厂里同意先付一半钱，余下的一半一个月内付清，他东拼西凑凑了九十元，还差六十元没有着落，他想起了西河滩一座旧房子上有一扇带钢筋的大窗子，他闲逛时看到那些生锈的钢筋感到十分可惜。夜里他带着斧子去把那窗子偷了回来。第二天他把钢筋砸下来卖了四十五元，还剩十五元凑不齐，他只好把父亲用的一个大铜烟袋锅和母亲的一个铜捻线坠子卖掉，凑齐了一百五十元钱把棺材拉了回来。出殡那天，申阁剑走在灵柩前一声也哭不出来，一滴眼泪也没有落。众人都指指划划骂他不孝，他也想哭但却哭不出来，他也想流泪但却流不出来。从父亲得病到去世他瘦了许多，本来凹陷的眼窝更加凹陷，宽宽的两腮暴露出棱角分明的颧骨，高悬的两个颧骨下面塌出了两个坑，看去他的年龄一下子大了许多。他本来就不壮实的身体更显得单薄。一路上他嘴里反复念叨着父亲的临终遗言：“阁剑哪，你要好好干，常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要好好孝顺你妈。”在葬罢父亲的第三天夜里，申阁剑一个人到父亲的坟上哭了半夜，哭过以后他感到一阵轻松。为了还清父亲的棺材钱，他只好继续走家串户地画老虎挣钱。这时他对婚姻丧失了信心，他和周洁珍之间已产生了深深的裂缝。他想，没有共同语言，依靠同情和忍耐维持的婚姻最终是不能持久的。周洁珍也感到了她和申阁剑之间爱情之火已经熄灭，婚姻只剩下空壳，她不愿看到申阁剑违心地爱她。她不是那种靠别人恩赐过活的人，包括爱情在内。她要追求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爱，绝不是那种为了感恩而被迫付出的爱。双方沉默了半年以后，她终于主动提出了离婚。申阁剑心里非常难过，他的心顿时软了下来，他向她道了歉，她也作了自我批评。互相倾吐了衷肠后，双方都表示要相互理解，白头到老永不分离。但是很快双方都发现上次的山盟海誓，是对已死亡爱情的最后留恋，就像已经结痂的伤疤还带着血丝，都不愿过早地揭掉。但这些血丝很快会干枯，疮痂迟早要脱离掉，那时候将不会再有疼痛。就在申阁剑在为婚姻问题而苦恼时，于成基被无罪释放了回来。于成基在狱中一直业余研读马、恩、列、斯、毛著作，并学习法律。在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后，他被地区法院重新审理后，宣告无罪释放。他在狱中的五年多时间里，研读了数十卷领袖著作，写了大量日记。申阁剑听说于成基回家，便和银丈巨一起去看望他。银丈巨扳着指头，激动而神秘地说：“妈呀，啧啧，真是不得了啊！我前年找算命的算过，说你再有一年半能出狱，正好一年半，正好一年半！真神，真神！”“是的，正好一年半。”申阁剑也点着头说。于成基虽然瘦却显得很精神，他的眼里闪着自信，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上衣，深蓝色裤子，一双半旧的解放鞋，头发有点乱，脖子上围着一条灰黄色底黑格子的围巾。鼻子大而挺，头发朝右边倒着。银丈巨讲为他算命的事，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好像一直在思考着什么，申阁剑想：他不像解景占、汪书载和我，回来后见人先诉说在狱中经受的苦难，他总是沉默不语。不知是因为他的苦难多得说不完，还是他认为没有必要说。“我想尽快见一见景占。”于成基从沉默中抬起头。下午申阁剑用自行车把解景占接到于成基家里。他们先是相对无言，后来解景占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申阁剑跟着悲泣起来，于成基低着头两眼潮湿，解景占的泪水顺着他宽宽的两腮往下淌。“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死几死呀！死几死呀！”解景占边哭边说，“三年零九个月，那真不是人呆的地方，我没想到还能活着出来。”

“‘四人帮’的下场是必然的！”“我入狱两三个月，听监狱的人们议论，你要被枪毙，后来怎么躲过了那劫？”解景占问道。“当时法院是定了死罪，我已被关进了死刑犯号里，报到高院后被发还重审改判死缓。”于成基耷拉着眼皮，显得很伤心地讲述了加刑的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那是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牢房里的灯早就熄了，于成基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正想着下午发生的事。下午劳改犯们砸开河里的冰层正捞石头，管教干部带着四个人在工地上转一圈。他发现那几个人在问管教干部什么，管教干部朝于成基指了指。当他抱着一块石头从那几个人身边走过时，其中一个人用阴森的目光盯着他看。他暗想，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再联想到前几天和他同牢房的一个判了

无期的政治犯，因发现了他的新的罪行被押回去加判成死刑，没几天便枪决了。突然，牢房里的灯亮了，管教干部带着下午那四个人进来了。二十个劳改犯，头齐刷刷朝外摆了一排，犯人们的头晚饭后刚被刮成光葫芦。门一开，只见那排葫芦般的头几乎同时转动了一下，二十张干瘦青黄的脸一下子都扭了过去。“这个时候来押人，很少再回来的。”于成基对自己说。“于成基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平时处处照顾着于成基的严管队张指导员声音不大地说。于成基迅速坐起来穿衣服。只见那些光葫芦头又转动了一下，大家都把脸扭到于成基一边。于成基穿好衣服，到脚边去拿那一堆已被他翻得破破烂烂并加满批注的马列选集。“不用拿了。”张指导员温和地说。于成基想，这不用拿了是什么意思？是很快还要回来还是永远回不来了？一时间，一双双眼睛都开始眨巴起来，眼神中有惊恐，也有疑问。于成基在书堆里扒了半天，找到用布包的那本渗透着他亲生父亲的血迹，被子弹打穿的《论持久战》薄册子，他给邻铺的狱友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把这本书保存好。他过去早对这个狱友交代过，一旦他发生了意外，让那狱友务必把这本书带回去交给解景占、汪书载。他在那本书的封底上写了一首诗：红烛被歪血泪滴，青柳倒插绿枝曲。他年墓上春草起，最青一束献主席。听完于成基讲述，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子后，申阁剑小声问了一句：“听说你两只胳膊被捆断了？”“只断了这一只。”于成基拉起左胳膊上的袖子说。“就是从这里断的。”他指着手脖上的一圈疤痕说。解景占摸着腮帮子上的疮疤说：“我入狱第一年，这里长了个大疮，肿得如拳头那么大，烂得快到喉咙了，几个医生都说是癌症恐怕活不成了。我也感到活不到年底，不料老天爷有眼，竟然活下来，还活到出狱，真是没想到！”他激动得红光满面。“真是大难不死！”这时他完全高兴起来，眉飞色舞地说：“我给你们二位唱一段《叨鹤鹑》。”只见他站起来扭着屁股一跳一跳唱了起来。……葫芦上刻了几行字儿，金玉满堂全家福儿。耍公子大摇大摆往前走，进门叫声茶把事儿：快给我沏上一壶好茶水儿，喝罢茶我还要叨鹤鹑儿。各位过来看一看！我这鹤鹑是啥身份儿？蒜瓣头，牛角嘴儿，赤耳红腮麦鼻子儿，朱砂脖子，红胡子儿，紫红毛，火烧眉儿，两眼红得像血珠儿，豆青鹤鹑绵羊尾儿，一双透明黄腊腿儿。还有一对支支插插的好瓜子儿。……“今天我先演唱到这里，撇一点下次再听。”解景占停下来。面对解景占的表演。于成基沉默不语，申阁剑眼泪汪汪。“成基，你说这《叨鹤鹑》的词生动不生动？”解景占兴致勃勃地问。后来解景占提议他再唱一段《小老鼠告状》，看申阁剑和于成基没有反应，也就自没趣地不再吭声。夜里解景占回家后，申阁剑和于成基一直谈到后半夜。于成基分析着中国的形势。他打开从劳改场带回来的一个大提包，里边装满了他在狱中读的书和笔记，他从中抽出一本，翻到中间，找到其中一页，念道：“‘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国有可能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保住胜利的果实，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到斯大林接班后，又把残酷的阶级斗争推到极端，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建设的内容。”申阁剑一边听于成基念，一边在想着，他好像不是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而是在中央参加马列主义研讨会刚散会。他无怨无悔，不温不火，这场天塌地陷般的政治灾难过后，从他脸上似乎看不到恐惧和失望的影子。他那镇定自若的样子，似乎只是刮了一阵政治清风，下了一阵政治毛毛雨。“这是我出狱后写的政治论文，最近我到省城再写几篇后找个出版社出版。”于成基从提包里取出一沓子书稿。申阁剑看到封面上用正楷字写着《永恒的圣火》。他翻翻看看，里面的内容也都用正楷字抄写得干干净净。他惊叹不已，心想：成基在狱中还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东西。而我申阁剑这几年自由自在地都干了什么？“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申阁剑问道。“到省城继续读书，好好把马列的精髓研究透。”“依靠什么为生？”“天无绝人之路，计无穷尽之时，办法总会有的。世界上没有人生下来肚脐就放着一张百万的支票。”于成基笑着说。“我有个堂弟叫申玉钟，今年才考上省立大学。如果需要借书的话可以让他帮忙。”申阁剑说着把申玉钟的地址写下来交给于成基。“我在家需三个月处理家务，处理完后，我便去找你。”“我暂时还没有固定的地址，信就写给你堂弟，让他转。我常到他那里去就是了。”于成基说，“我还有个重要事没办，走之前必须见一下书载。”第二天吃过午饭，申阁剑才找到汪书载。“我今年上半年连发了四封信都不见你回信，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汪书载对于成基说。“我一封信也没收到。”于成基说。“你被押回来加刑的时候，人们都传说要判你死刑，当时我和景占都被关到小黑屋里了。”汪书载难过地说。申阁剑说：“当时我们都绝望了。”汪书载说：“当时看押我的民兵班长是张玉社的小舅子梁胜恩，他受了张玉社的指示，把我往死里整。”三天后，于成基去了省城。申阁剑让他在省城找人打听一下岳老师一家的情况。申阁剑感到于成基的出现给了他新的希望。他看出于成基的沉默里深藏着刚毅，平静中包含着力量，他的无怨无悔显示出了他宽广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于成基相比他感到非常惭愧。于成基的出现像一道光明划过他人生大海的夜空，他人生的小舟已有两次失去了方向，岳老师的离开使他失去过方向，后来在汪书载和解景占的引导下，他这只小舟曾扬起了风帆。但它怎能经得住那场政治风暴的打击？他的小舟沉了下去。后来虽又浮出水面，却已是千疮百孔，七零八落。在那场风暴中，为了自保他出了解景占，为过关他曾想攀附权贵顾副书记，结果被可耻地耍弄了。他本来完整的人格已被打碎，他自认为高尚纯洁的灵魂，在那场生与死，血与火的较量中显得那样低级那样丑恶。在翻案的高潮中他自认为自己是英雄，如今已水落石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于成基

才是真正的英雄，相比之下，他申阁剑不过是个小人，懦夫。暴风雨虽已过去，但他仍晕头转向。汪书载和解景占那已被惊涛骇浪打碎的理想还没有复原，他们的心还在痛苦中呻吟，他们那漏水的人生小舟和申阁剑一样在黑暗中漫无目标的漂流。相比之下只有于成基在这场风暴过后，没有显得惊慌失措。对那场腥风血雨的斗争显得那样镇静。好像他驾驶的不是一般被岩石撞烂的漏水木船，而是一艘用钢铁铸造的潜艇。虽然申阁剑还不能从于成基这艘潜艇翻起的浪花的方向看到海岸线，但至少使他从翻滚的阴云裂缝里，偶尔看到了微弱的北斗之光。申阁剑对周洁珍说：“我已决定到省城和于成基一起奋斗。”“你到城里靠什么生存？”周洁珍担忧地说。“哪怕捡破烂也要再读几年书。我决不能再这样糊里糊涂浪费生命。”申阁剑坚定地说。“我们娘儿俩无依无靠怎么办？”周洁珍生气地说。“洁珍，我总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吧！我在家里有什么出路？树挪死人挪活。”“阁剑，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现在你已是孩子的爸爸了，不能再这样东跑西窜，这山望着那山高，这样混下去别人会更不抬举你。”申阁剑整日看周洁珍的黑脸和那抽鼻子翘嘴唇一脸蔑视的样子，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向周洁珍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周洁珍深感自己已没有能力把申阁剑从不着边际的理想中拉回现实里来。她对他已彻底失去了信心。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半月后，申阁剑和周洁珍当着民政干部的面办清了钱物交接手续。各自领了一张白色的粗纸印制的“离婚证书”。走出公社大门，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都不愿分开。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周洁珍先打破沉默。“我请客，我们在一块儿吃最后一顿饭。”周洁珍流着泪说。“总共就这二百元，我不忍心让你花钱。”申阁剑内疚地低着头说。“走吧，错过今天我们哪里还有机会？”周洁珍坚持道。他们来到电影院对面副食品公司的一个小食堂里，周洁珍点了一盘肉片、一盘豆腐、一盘青菜、一盘花生米和两碗米饭。他们俩相对无言，谁也吃不进去。“反正已经到这一步了，都别难过！孩子还靠你哪，我实在无能力抚养。你看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生活上也无着落。我知道你这二百元钱也是借的，真不忍心要。可是我们突然一分手，我身无分文也真不行，只好靠这点钱先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到河北去找我五爹给我找个事干干。”周洁珍擦着眼泪说。“洁珍，我们的婚姻就这样完了？”申阁剑遗憾地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能帮助你还拖你的后腿。”“你别再说了。都怨我，如果我将来出人头地……”“你也别再说了。这一页翻过去就翻过去了，你将来要能成功，孩子跟着你也享福。”“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申阁剑难过地说。“我也是。”周洁珍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今后你的衣服脏了，拿来我还给你洗，我暂时住在娘家。只是时间不能长，哥嫂们都黑眼来白眼去的。”“我近期便要去省城。”“孩子怎么办？”“孩子交给他奶奶和阁用。”申阁剑和周洁珍分手后，一个人来到丹河边的大竹林漫步到天黑才回家。他发现周洁珍在桌子上放了一封信，激动地抖着双手拆开来看。亲爱的阁剑，三年前，我没想到有这一天。风萧萧，夜漫漫，夫妻儿子已离散，骨肉分离心不甘，投亲没有亲，靠友没有友。娘家不能回，我往哪里去，何处可安身？永远爱你的周洁珍敬上。“洁珍哪，洁珍！你是我的恩人，你会不会……”申阁剑又想起了那瓶农药，他不敢再往下想了，他要立即把她找回来。他先让弟弟申阁用到周洁珍的娘家找，她娘家人说，今天她就没回娘家。他拿上手电筒到周围的十几个井里去照了一遍，没有发现她的影子。他心里十分害怕，甚至后悔不该离婚，深感愧疚。他骂自己是无心无肝的魔鬼，是恩将仇报的小人。他一直找到后半夜才回家，第二天他才听周洁珍说，她一个人在丹河边的芦苇丛中哭了一夜。申阁剑心里很痛苦，但庆幸总算没出大事。半月以后，申阁剑收到于成基从省城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催他快去省城共同奋斗。另外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刘老师已从北京调到了本省当了文化厅厅长。这一消息使申阁剑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他想：这对准备从事文学创作的我太有利了。他算了一下自己的钱，留够买车票的钱后，给刘老师买了两斤木耳、五斤核桃、二斤香油。申阁剑到达省城后，先到省立大学找到堂弟申玉钟，申玉钟领着他坐公交车到市东郊的陈八寨去找于成基。快至于成基住处时，申玉钟让他在一家小饭店里等着。他不知道为什么申玉钟不让他一同到于成基的住处。他正纳闷，申玉钟已领着于成基来到了饭店。他们握手寒暄之后，在小饭店里坐了下来。“你喜欢吃什么？”于成基掏出两张十元的钞票问道。“随便吧，什么都行！”申阁剑不好意思地说。他想，于成基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艰难。“就吃包子吧，这儿的包子不错，我们常在这儿吃。”申玉钟说。“家里的事办得怎么样了？”于成基拿起一个包子慢慢地吃着问道。“处理完了，这下可以安心跟你一起干了。”申阁剑点着头说。“他在家办离婚。”申玉钟对于成基说。“离婚？”于成基吃惊地问，“为什么？”“唉！一言难尽！”申阁剑伸长脖子咽了一口馍，低下头叹了口气说。“啥也不为，就为志不同道不合。”申玉钟说道。“孩子怎么办？”于成基显出忧虑地问。“我母亲看着，弟弟养着。”申阁剑显得十分难过。“我不该问这些。”于成基说。“没什么，我早晚要给你说。”于成基吃了两个包子，喝了一碗小米稀饭放下筷子说：“你们慢慢吃。”申玉钟扭头看了一眼于成基，把手中剩下的馍填到嘴里，端起碗把碗里的汤喝完，把碗一放对申阁剑说：“你慢慢吃。”申阁剑知道是他们不舍得吃。“你们吃那些根本不行，”他说着掏出两元钱要去再买馍。“算了，算了，我中午吃饭晚，不饿。”于成基拦住申阁剑说。最后申玉钟掏钱又去买了两个小包子，于成基和他一人吃一个。“走，今天晚上先到我们学校去住。成基那里昨天来了几个客人。”申玉钟说道。于成基一直把申阁剑和申玉钟送到公交车站点，“实在对不起，你先到玉钟那儿委屈两个晚上，等客人走了你就到我那儿住。”于成基显得很内疚。“住哪里都一样。”申阁剑嘴上说着没什么，但心里却暗暗生

气，他想，就是住不下，也该让我到你家里看看，分明是不欢迎我。第二天晚上，申阁剑按照申玉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省文化厅家属院。“老师傅，刘厅长在几楼几号住？”申阁剑问值班室里一个低个子老头。他打量了一番申阁剑问道：“你是哪里的，找刘厅长有什么事？”申阁剑把手里的东西放到地上，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值班室老头说：“刘厅长是我的老师，他过去在我们峡北县下过乡。”“哦，……”值班的老头皱着眉头看了看申阁剑手中提的东西说，“你去吧，他在第二排东头第一个单元三楼左手。”

来到刘老师家门口，申阁剑的心跳得像驴踢一样，他举起右手弯着食指正要敲门又放了下来。他用手把头发理了理，又准备去敲门，突然他又停住了，他想刘老师受“四人帮”迫害过，而我却跟“四人帮”跑过。他们在峡北县有那么多熟人，能不了解我的情况吗？想到这里，他的勇气丧失了，下到二楼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岳老师那慈祥的面容。“今后你有什么事可以去找我们。”岳老师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他想，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事，碰碰运气吧，如果他们显出不欢迎，我今后不再来就是了。“咚，咚，咚！”申阁剑终于鼓起勇气，硬着头皮敲响了岳老师家的门。他从嗓子眼里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他想：“十年了，十年了……”“来了”，屋里传出了略带童音的女孩子声音。“会不会是小丹妮？”申阁剑正在自言自语时门已开了。一个亭亭玉立，脸蛋鼓鼓地，十六七岁的少女出现在他眼前。“你是丹妮吧？”他略显紧张地问道。“是的，你是……”刘丹妮打量着申阁剑问道。“我是峡北县的，我叫申阁剑。”“你好，请进！”刘丹妮把申阁剑让进屋里说。“妈，你看谁来了。”岳老师从卧室走出来，“这不是申阁剑吗？”她显得很高兴地说，“你坐下休息，我给你倒茶。”申阁剑原本十分拘谨，十年了，岳老师清楚地叫得出自己的名字，一见到岳老师那亲切的样子，紧张的神经有点放松。岳老师边给申阁剑倒茶边轻声喊道：“老刘，你看谁来了。”申阁剑想，岳老师还是那样慈祥。他把手里拎的东西放到一个小凳子上。“你从老家过来？”刘老师微笑着问道。如果申阁剑不认真观察，他几乎看不出刘老师有什么变化。刘老师仍然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的还是尖口布鞋。只有在刘老师微笑时才能发现岁月在他眼角留下的痕迹。“我昨天从老家来。”申阁剑说着一张小椅子上坐下。岳老师在申阁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她穿一件黑色对襟布扣上衣，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对申阁剑的关怀。“还是那样朴实。”她说着扭着头看了看刘老师。申阁剑正襟危坐，因茶杯烫手他把茶杯放到了小饭桌上，感到两只手无处放，只好不自然的放在膝盖上，可他觉得不自在，又把两手十指交叉放到两腿之间，两手的大拇指上下磨蹭着，像是在斗架。他穿着一件深蓝色上衣，绿色军裤，脚上穿的是一双半旧的黑皮鞋。本来是下午才吹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被他刚才进门前给抓乱了。他仍是那样消瘦，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岳老师，你们走后又回过峡北吗？”申阁剑想了解一下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于成基翻案的事。“我们早就想回去看看，一直没能实现。”她看着申阁剑说。“还是要抽时间回去看看。”“现在峡北变化大吗？”刘老师问。“现在农民生活好些了吧？”“农村土地承包了，农闲时可以外出做点生意，生活比过去要好些。其他方面变化不大。”他想，岳老师离开后从来没有再回去过，我的事他们不会知道。但他又怕岳老师问起他这些年来在干什么。那样他就为难了，因为他既不敢如实说出于成基翻案的事，又不愿编谎话骗他们。“土地一承包，慢慢就会好起来。”从岳老师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峡北农民的感情。“县城还是那一条旧街？”刘老师问。“是的，县城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申阁剑回答道。这时丹妮走了过来，坐在左边的一张椅子上，听着她爸妈和申阁剑的谈话，并不插嘴。她穿着一身学生服，留着学生短发。申阁剑想：刘老师已当了厅长，可除了书以外，好像并没有什么值钱家具。这小饭桌分明是从峡北跟他们进了京，又跟着他们来到省里。就连我们石门大队支书的家庭摆设也比他这厅长家里豪华得多。“绘画还坚持吧？”岳老师问。“我！我……”申阁剑支吾了一下。“后来，画不成。”岳老师“哦”了一声，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我后来搞文学创作了，人总得有点追求。”申阁剑说着把两只手紧紧捏在一起。他感到脸上一阵滚烫。“这样也好！”岳老师的脸上露出微笑看着刘老师说，“他真是不容易呀！”“要根据条件，最好是业余搞。”刘老师轻轻点着头说。“投过稿子没有？”岳老师问。“投的不多，我总感到水平太低没信心。”申阁剑扼着手说。“老刘，你看是不是可以帮他把把作品关，如果基础好是否可以给他找找路子。”岳老师用商量的语气小声说道。“还是先看看他的作品吧，你说呢？”刘老师看着岳老师也用商量的语气说。“你多艰苦，又买这些东西，下次可不准这样。”岳老师批评说。“这都是土特产，”申阁剑不好意思地说，“又不是啥贵重东西。”刘丹妮坐了一会儿，不声不响地回她的房里看书去了。申阁剑问道：“丹妮上高中了吧？”“丹妮今年才考进省大学哲学系。”岳老师伸出右手比划着说，“在峡北县时才这么高一点点。”说罢看着刘老师笑了笑。“一晃十年过去，多快呀！”申阁剑感叹地说。申阁剑为掩盖自己紧张的神情，不断喝茶，出了一头汗，又不习惯用手帕，他不停地用右手抹额头上的汗。岳老师递过一条毛巾说：“把汗擦擦。”“刘老师，我想拜读一下你的作品，特别是写峡北风土人情的作品，能不能把你……”申阁剑忸忸着说。“可以呀！”刘老师说着到书柜里抽出两本书，题了字放在申阁剑面前说，“把你的详细地址给我写一下，有事好联系。”他在一张空白稿纸上记下了申阁剑的地址。申阁剑站起来说：“岳老师，时间不早了，我走吧？”“有时间你多往这里来。”岳老师把申阁剑送到楼梯口说，“你走好。”“我一定

来，你回去吧岳老师。”申阁剑走出楼道，心里一阵轻松，他相信岳老师一家并不知道他于成基翻案坐监的事。他担心岳老师会问起他这十年来的情况，可她却像十年前一样，并没有问起什么。他从内心里感激岳老师对自己的信任。“下次拿不出像样的作品真没脸再来见你们了。”他像十年前一样边走边握紧拳头说。申阁剑已经在省立大学申玉钟的寝室里住了五天，于成基还是推辞说他的亲戚没有走，不让申阁剑到他家里去。申阁剑十分生气，决心弄清于成基是不是在耍弄他。这天晚上，申玉钟又和他一起去找于成基。申玉钟还是让他在那个食堂里等着。申阁剑悄悄在申玉钟后面跟着。申玉钟顺着村子中间的小胡同走到村子外边正在拓宽的一条街道边上，他朝着路边平放着的许多一人多高的水泥筒子走过去。水泥筒子里都住着各地来省城上访的人。申玉钟钻进一个点着蜡烛的水泥筒里。水泥筒朝西的一头用塑料布搭着。靠东的一头塑料布卷了上去。于成基正坐在水泥筒里写东西，身边放着他撰写的《永恒的圣火》书稿。申阁剑站在水泥筒西边，听着申玉钟和于成基在里边说话。“还没抄完？”申玉钟问道。“没有，有三分之一不太理想重新写了一遍。”于成基问道：“阁剑来了没有？”“来了，我看不如给他讲明算了，不然会产生误会的。”“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我在这里住，我们不能让他失望。要不是今天就把房子定下来，那家房东每月硬要十二元房租，我身边钱不够，明天替别人代写的一份诉状，能挣到五元钱，估计后天便能把房子落实下来。”于成基说。申阁剑心里一切都明白了，只后悔不该错怪于成基。他怕于成基和申玉钟发现他盯梢，便提前回到了那小饭店里。不一会儿申玉钟便和于成基一块过来了。“后天客就走了，对不起，让你住在学校太不方便。”于成基内疚地说。“没什么。”申阁剑说。一天下午于成基到学校里来接申阁剑到他那里去。“条件太差你可别失望。”于成基说。“市里的房租太高，一般都在十五元以上，我们暂时还住不起。”“怎么能那样说，我什么罪没受过？”“我和玉钟这几天一直担心着，怕你经受不住这里的艰苦条件。”“我在老家也不是住在金銮殿里。”于成基领着申阁剑朝村子中间大粪池边上的一间破旧的瓦房走去。“这到夏天臭得能住得成？”申阁剑想。于成基打开独扇烂木门，里边分明才打扫过。床是用旧砖堆起来的，写字台是用砖垒两个腿，上边放着一块朽得烂了边儿的木板。上边放着几十本书，大多是马、恩、列、斯、毛著作，里边夹杂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和伊索寓言等。屋里另一边是用砖垒成的锅台，一口小铁锅里泡着一只碗，一双筷子。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四面墙上的石灰早已大面积脱落，光线从砖缝里透进来。这使申阁剑想起来了小时候跟父亲拉柴露宿过的烂房子。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